

温特森小说的互文手法探析

郭海玲

(西安欧亚学院通识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

[摘要]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互文性手法,使其小说文本呈现出明显的互文性特征。本文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出发,着重分析引用、戏拟、重写三种互文手法在温特森小说中的运用,探索其小说文本与众多文学文本构成的或隐或显的互文关系。本文对解读温特森的小说文本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温特森小说;互文手法;引用;戏拟;重写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0.01.083

[文章编号]2096-711X(2020)01-0188-02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理论术语是由法国文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首创的。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封闭自足的,而是处于一个无限开放的文本网络中,且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其他文本的影响,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参照、吸收、戏拟、重写等过程中产生的。“互文性是文学的根本条件,所有的文本都是用其他文本的素材编织而成的,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作为英国当代文坛中热衷于小说形式技巧革新的作家之一,珍妮特·温特森具有广泛的阅读面和深厚的知识底蕴,这为她在小说创作中的旁征博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她善于运用互文性手法,将众多文学文本糅合进小说,使其小说文本置身于一个迷宫似的网络系统,明显增加了读者深入解读的难度。因此,本文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出发,着重分析引用、戏拟、重写三种互文手法在温特森小说中的运用,探索其小说文本与众多文学文本构成的或隐或显的互文关系,以助读者深入解读温特森小说蕴含的意义。

一、引用

法国文论家孔帕尼翁在专著《二手文本或引用工作》中将“引用”手法界定为“一段话在另一段话语中的重复”“被重复的和重复着的表述”,可以说,引用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有意为之,因此势必带有作者的主观目的,即将一段表述从前文本插入新文本必然对作者的叙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寓意。这种引用现象在温特森小说中俯仰即是。比如,《给樱桃以性别》中的狗妇在河边的烂泥里捡到约旦后,在一块金牌上刻下了一行字“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把它系到约旦的脖子上。这句话出自《圣经·以赛亚书》第51章第1节,是神安慰和激励在患难中仍敬虔耶和华的圣徒,要他们记念自己的根和神曾对他们的救恩。温特森在小说中直接引用这句话,一方面点明了约旦卑微的出身,另一方面暗示了不善表达感情的狗妇对约旦的救命之恩及无条件的慈爱,可谓一举两得。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诗句也经常被温特森稍加改动,然后据为己有,如《写在身体上》中的“这些荒废的悲哀时光真是可笑”、《给樱桃以性别》中的“如果所有的时间都是永恒的现在,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能从一个现在进入另一个现在”、《激情》中的“没有

过去与未来,现在是不完整的。时间是永恒的现在,因此我们拥有所有的时间”,这些间接引语出现在不同的小说文本中,它们相互指涉、相互印证,表达了作家对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本质的持续思索。再如,在《时间之间》中,作家直接引用了《四个四重奏》中《小吉丁》里的诗句:“爱是陌生的名义,在编织火衣的那双手后面,火中的血衣让人无法忍耐”。这句话内藏古希腊神话中“涅索斯之衫”的典故:半人半马的涅索斯意图猥亵赫拉克勒斯的妻子,被赫拉克勒斯用毒箭射死。涅索斯在死前意欲报仇,就诱骗赫拉克勒斯的妻子说只要她的丈夫穿上浸过涅索斯血液的衣衫就会永远爱她。但赫拉克勒斯一穿上血衣就中了剧毒疼痛难忍,最后跳进火堆,被活活烧死,以此从疼痛中得到解脱。温特森在小说中引用该诗句,隐喻了被好友列奥误解、伤害的赛诺内心的痛苦与煎熬,也从侧面指责了列奥以爱的名义将赛诺陷于痛苦和磨难的深渊。《时间之间》还直接引用了莎翁的《冬天的故事》第三幕第二场中宝丽娜的话:“一千个膝头,袒身斋戒,在荒山上长跪一万年,顶着不绝的严寒风暴,也不能感动天神把你宽恕。”表达了列奥在因嫉妒致使妻离子散之后深深的自责和悔恨。

二、戏拟

作为一种常见的互文手法,戏拟(Parody,又译为戏仿)是对原文进行转换,要么以漫画的形式反映原文,要么挪用原文。无论对原文是转换还是扭曲,它都表现出和原有文学之间的直接关系。……戏拟的目的或是出于玩味和逆反(围绕超文加以讥讽),或是出于欣赏;戏拟几乎总是从经典文本或是教科书里的素材下手。”温特森善用戏拟的互文手法对文本进行解构与重构。例如,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章节标题几乎完全借用了《圣经·旧约》前八章的标题,而且小说的故事结构和各章的情节发展都明显戏拟了《圣经·旧约》,并对其进行了现代意义上解构和逆反,这种《圣经》式的篇章布局与该小说要表达的颠覆宗教权威的主题形成了一种矛盾对立,从而产生一种极具张力的反讽效果。除了结构、情节上对《圣经·旧约》的戏拟,温特森还将很多童话故事、中世纪浪漫传奇镶嵌在她的处女作中,如四面体国王的童话、亚瑟王的骑士找寻圣杯的传奇故事等,还在“民数记”一章中插入了《美女与野兽》的故

收稿日期:2019-10-1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西安欧亚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珍妮特·温特森小说的互文性特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XJSK12)。

作者简介:郭海玲(1985—),女,河南南阳人,西安欧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事，并以戏谑的方式重写了这个经典童话，将男人写成丑陋、狡诈的野兽，还有着“吓人的体毛”，根本不会变成英俊的王子，从而成功地对该童话进行了解构。再如，《给樱桃以性别》中不仅暗藏有《莴苣姑娘》《野天鹅》《美人鱼》等童话，更明目张胆地对《跳舞打破了的鞋子》的童话进行戏仿，把发现公主们夜里溜出去跳舞的老兵写成了一位狡诈的小王子，小王子和他的十一位兄长分别娶了十二位公主，但王子与公主并不像童话里的结局那样幸福地厮守一生，而是各有各的痛苦和不幸，除了逃婚在外的小公主，其他十一位公主的婚姻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从而有力地嘲讽了男性霸权和传统婚姻制。

三、重写

我国学者黄大宏将“重写”界定为“在各种动机作用下，作家使用各种文体，以复述、变更原文本的题材、叙述模式、人物形象及其关系、意境、语辞等因素为特征所进行的一种文学创作。”可以说，温特森对多个文学文本进行了创造性地重写。比如，《时间之间》重写了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冬天的故事》。为了让更多的人阅读和接受经典，温特森对莎翁原著进行了颇具现代气息的考量和重写，从而使之更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在现代语境中探讨了爱与宽恕对于身处生存困境中的人的救赎作用。再如，在《守望灯塔》中，温特森借银儿之口以“爱的伤口”为标题重述了德国著名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部歌剧根据同名中世纪浪漫传奇改编：被叔叔马克王抚养长大的骑士特里斯坦与敌国公主伊索尔德深深相爱，但伊索尔德却为了国家和平成了马克王的王妃，两人在爱情的驱使下时常偷偷幽会。后来，马克王发现了他们的奸情，并将特里斯坦刺杀，伊索尔德随之悲痛而亡。在这样的互文参照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达克对情人莫莉那不能自拔的爱，同时也可以隐约感受到达克最终毁灭的结

局。同样，在《苹果笔记本》中，作家借主人公阿里之手重写了各种浪漫传奇故事，如《亚瑟王》中的兰斯洛特与吉尼维尔的爱情传奇、《神曲》中的保罗与弗兰西斯卡的爱情故事等，恰如评论家朱莉·爱拉姆所言：“温特森的惯用手法是运用其他文献讲述爱情故事……这些互文性线索出现在她所有的小说中，具有证明其关注爱情的效果”，这种互文改写不仅谱成了一曲爱的悲歌，而且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温特森为“重述神话”图书项目创作的小说《重量》则从全新的角度重写了古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将神话中智勇双全的英雄赫拉克勒斯降格为一个粗俗不堪、毫无主见的小丑式的庸人形象，他始终麻木地屈从于权势和命运，浑浑噩噩地过着一成不变的服役生活，最终死于非命；而阿特拉斯则从神话中的反叛者、受罚者升格为一个勇士、自由人的形象，他在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意志的支配下最终放下了背负的苍天，重新回归自由和本真的自我。通过故事新编，温特森不仅使经典的神话文本重绽新辉，而且生动地诠释了责任、重负与自由的主题。

四、总结

作为20世纪的重要文论成果，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参考、吸收和改编，并主张将文本放在与其他文本构成的网络框架中进行互文解读。依循这一理论审视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文本，会发现她的小说对众多文学文本进行了借鉴、吸收或改造，其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互文之网。通过本文分析可知，在具体的小说文本创作中，温特森集中运用了引用、戏拟、重写等三种互文手法，使其小说文本与众多经典文本构成了或隐或显的互文关系，从而深化了小说文本的主题内涵，使小说文本的意义得到增殖，成功赋予了小说文本意义解读的无限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戴维·洛奇. 小说的艺术[M]. 王峻岩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 [2] Antoine Compagnon. La Seconde Main, Ou Travail De La Citation [M]. Paris: Seuil, 1979.
- [3] 珍妮特·温特森. 给樱桃以性别[M]. 邹鹏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 [4] 珍妮特·温特森. 写在身体上[M]. 周嘉宁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
- [5] 珍妮特·温特森. 激情[M]. 李玉瑶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
- [6] 珍妮特·温特森. 时间之间[M]. 于是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 [7] 蒂费纳·萨莫瓦约. 互文性研究[M]. 邵炜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 [8] 珍妮特·温特森.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M]. 于是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 [9] 黄大宏. 唐代小说重写研究[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
- [10] Julie, Ellam. Love in Jeanette Winterson's novels [M].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10.

An Analysis of Intertextuality in Winterson's Novels

GUO Hai-ling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Xi'an Eurasian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5, China)

Abstract: Jeanette Winterson's novels employ a lot of intertextual techniques, which make the texts of Jeanette Winterson's novels show obvious intertextu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quotation, parody and rewriting in Winterson's novels, and explores the implicit or explicit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novel texts and many literary texts. This paper has certain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interpreting Winterson's novel texts.

Key words: Winterson's novel; intertextuality; quotation; parody; rewriting

(责任编辑:范新菊)